

荆楚丹青 陳立言



20世紀中國畫藝術雖然走過了坎坷不平的道路，但在民族復興偉大時代潮流的推動下，為適應人民大眾的審美需求，仍然獲得了輝煌的成就，其中人物畫成果尤為顯著。中國畫家們通過面向生活，從社會生活變革中汲取創作養分，從發掘民族傳統和借鑒外來經驗中探尋革新的途徑，出現了「和而不同」的各種流派，湧現出許多才華橫溢的傑出藝術家，他們的藝術成就為21世紀中國畫的發展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。這裡要評述的陳立言便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。 ■文：邵大箴



宏大而精微

陳立言的人物畫作品《秋忙》最初在1965年全國藝術院校畢業作品聯展和第四屆全國美展上亮相，受到普遍的好評。之後，他不斷有人物畫新作問世，如《新倉》、《鄉音》、《屈子懷鄉圖》、《莽莽中原逐鹿時》、《秋水》、《傢家花市》、《楚辭四章》等，並獲得多種獎項。

陳立言是一位有崇高社會責任感和藝術使命感的藝術家，他希望用自己的人物畫創作有益於社會，有益於大眾。創造一組大型歷史人物畫，是很早就積壓在他心底裡的計劃。大型人物組畫《中國歷代文星圖贊》是他近二十年來精心經營的力作，也是當代中國畫人物畫創作中值得重視的宏構巨製。

《中國歷代文星圖贊》描寫的是對中華文明以至世界文明有首創性貢獻的歷史人物，時間跨越三千年，從左丘明到毛澤東，其中包括百餘位思想家、哲學家、文學家、科學家及藝術家。在當今中國畫界，由於歷史原因和藝術教育中的問題，畫家對造型能力之外的其他方面修養往往匱乏。陳立言之所以能有如此膽識，敢於擔負起這項需要多方面修養方能勝任的重要創作課題，與其說他早就具備這些方面的能力，毋寧說他是為創作這組歷史人物畫而努力去獲得這些修養。不可否認，他有很好的文史基礎，他的中國畫技巧比較全面，但我以為更重要的，他是有心人，他善於學習，知道下苦功夫，懂得甘於寂寞，懂得「十年磨一劍」的道理。

用繪畫形式彰顯中華民族歷史上優秀人物的功績，為他們造像，會遇到兩種情況：有的人物有歷史形象資料可以借鑒，有的則從來沒有人描繪過。不過不論哪種情況，陳立言都要創造性地塑造出令人信服的形象。他深知，有過的形象不能重複，必須另尋表現途徑；沒有過的形象由他開始塑造，雖然是個挑戰，但由此也給他為中國歷史填補空白的機會。

讀他創造的這些不同時代背景、性格各異的歷史人物，我們不能不為作者的豐富的想像力和創造性而感歎。陳立言描繪人物時遵循忠實於歷史的原則，注意在刻畫人物的豐滿形象的基礎上突出其性格中最鮮明的特徵。如懷素的「浩」，陳子昂的「憂」，阮籍的「謀」，施耐庵的「察」，孫武的「謀」……形神兼備是作者刻畫人物時追求的目標。他筆下的每個人物都有鮮明的主調，但他善於用細節——人物的造型、動勢、眼神以至鬚鬚、服飾和周圍環境來刻畫人物形象。

對中國畫寫意體系深有研究，在大寫意人物畫創作中有豐富經驗的陳立言，在藝術語言上兼用寫實、誇張、象徵、寓意等手法。而在技法上，作者更是「兼容並蓄」，在傳統大寫意的框架下根據塑造人物的需要，恰如其分地運用各種表現手段：線面結合的寫實法、潑墨、線勾勒、拓印法和借用漢畫像石和歷代壁畫的表現手段，版畫和民間裝飾手法，還有當代各家的筆法和墨法……看來，陳立言有廣闊的視野和胸懷，他在自己的畫卷中能夠輕



鬆自如地運用當代中國畫異彩紛呈的新技法，展示當代中國現代文明的一個方面。

應該指出，作者深諳中國畫的人物畫傳統，也對西方繪畫有所研究，能客觀地在中西繪畫的觀念和技法中看到它們的同和異。他塑造的人物畫卷就其格調來說，是純粹的中國畫，但他同時也借鑒和融入了一些西畫的造型和表現因素。前面提到的是他在花鳥畫上的造詣，也自然地被運用在《圖贊》的畫面之中，成為襯托人物環境、性格以至心理的細節。

(本文節選自《中國歷代文星圖贊》序，有刪節)

陳立言簡歷

1940年6月出生於長沙，1964年畢業於湖北藝術學院美術系，1980年加入中國美術家協會。現任湖北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，曾任湖北省美術院院長。作品有《秋忙》、《新倉》、《中原逐鹿》、《中國歷代文星圖贊》、《首義三烈士》、《陸羽皎然品茶圖》等。

花鳥魚蟲皆為詩

我所熟悉的湖北畫家中，立言先生可是老朋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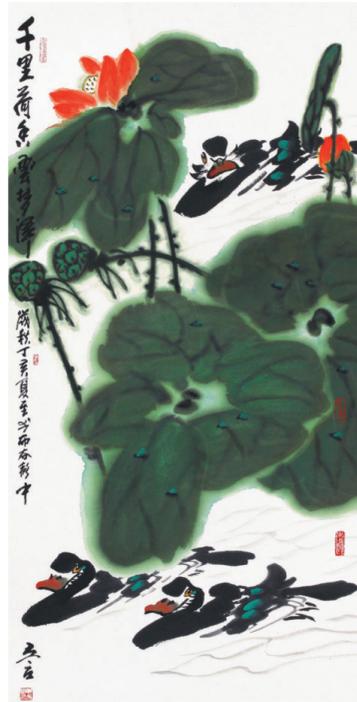
他有一枚印曰：陳公。朋友們也好稱他為陳公。在武昌古城紫雲村葺的樹林裡深藏着一批畫家的居所，陳公也隱身在林中。

我讀得較多的是他的花鳥，此公本是湖南人氏，多以南方常見之花鳥魚蟲入畫。我想，這當是他最諳熟於心之物象了。一竹一籐、一菊一荷、牡丹海棠、麻雀小雞、水鴨鷓鴣、辣椒蜜桃，都是他從小就熟知的。每每讀到這些作品，都讓人感覺到一種淡雅、平和、親切，而又充滿生機。我常想，畫面上的形象往往只是一個個符號，但正是這些符號能為讀者打開一幅幅生活的圖畫。

陳公的佳構其實也可當意象詩來讀。他用畫筆寫出來的那些視覺意象，都是一把把用心打造的金鑰匙，而絕不是普普通通的鐵片片。只有金鑰匙才能打開通往藝術世界之門，讓不同趣味的審美主體去領略藝術品背後的萬千氣象。

我又一次發現，陳公不僅是畫家，其實也是一位心地空靈才情橫溢的詩人。後來，我再讀他的花鳥，不論六尺、四尺、斗方還是尺牘冊頁，都是當一首詩來讀的。

他的花鳥所描述的詩境，以格調清新與渾厚為我所最愛。一點一線一面，筆筆到位。他認同「筆墨遊戲」一說，既講筆墨情趣，又不一味地耍小聰明，他拒絕俗氣。如果借用當下流行語言，他是屬於實力派的。他像一個樸實勤勞的農民，毫不偷懶，揮動鋤頭，處處都要鋤到。所以他的秋季既有牧歌、又有豐碩厚重。那肯定的筆觸，響亮的色彩，瀰漫着陽剛之美。他的作品是一曲曲生活的讚歌，品讀着這些作品，會使人體驗



到生命的律動。那些花草魚蟲禽鳥，別緻而又通俗，隨意而又雋永。意象疊加，主題鮮明，意趣盎然，表面無奇，意蘊卻濃烈似酒。使人熱愛生活，熱愛自然。體現了昂揚的生活態度和生命形態。

(本文作者：章啟文 內容有刪節)

